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法苑珠林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馬衍宗

欽定四庫全書

法苑珠林卷二十九

唐 釋道世 撰

福田篇第十

迷意部

自大覺泥洹福歸衆聖開士應真弘揚末教並飛化衆
刹隨緣攝誘感殊則同空天隔應合則異境對顏是以
隨敬一僧則五眼開淨隨施一毫則六度無盡也

優劣部

如優婆塞戒經云佛言世間福田凡有三種一報恩田
二功德田三貧窮田報恩田者所謂父母師長和尚功
德田者從得暖法乃至阿耨菩提貧窮田者一切窮苦
困厄之人世尊是二種田一報恩田二功德田法亦如
是衆僧是三種田一報恩田二功德田三貧窮田以是
因緣已受戒者應當至心勤供三寶若人共施財物福
田施心俱等是二福德等無差別有財心俱等福田勝

者得果報勝有田心俱下財物勝者得果則勝有田財
俱下施心勝者得果亦勝有田財俱勝施心下者得果
不如善男子智者施時不為果報何以故定知此因必
得果故又僧伽吒經云佛告一切勇菩薩言若三千大
千世界滿中胡麻以此數轉輪聖王若有人布施如是
輪王不如布施一須陀洹若施三千世界諸須陀洹所
得功德不如施一斯陀舍若施三千世界諸斯陀舍不
如施一阿那舍若施三千世界諸阿那舍不如施一阿

羅漢若施三千世界諸阿羅漢不如施一辟支佛若施三千世界諸辟支佛不如施一菩薩若施三千世界諸菩薩不如施一如來所起清淨心若施三千世界諸如來所生清淨心不如凡夫聞此法門功德勝彼何況書寫讀誦受持爾時一切大衆白佛言世尊一佛福德有幾量耶佛言譬如大地微塵如恒河沙等衆生悉作十地菩薩如是一切十地菩薩所有功德不如一佛福德之力又阿毗曇甘露味經云福田好有三種一大德田

二貧苦田三大德貧苦田云何大德田謂佛辟支四沙
門果等云何貧苦田謂畜生老病等云何大德貧苦田
謂聖人老病等若施大德田恭敬心得大報若施貧苦
田憐愍心得大報若施大德貧苦田恭敬憐愍心得大
報是為福田好云何物好不殺偷奪欺誑得物隨有淨
物多少布施是為物好若布施佛時一切得福若布施
衆僧受用得一切福未受用不得一切福若供養法故
得大報若學人聰明大智慧以法故供養是謂供養法

布施得富受施竟得樂力壽等功德餘勝得大果報若
施畜生受百世報若施不善人受千世報若施善人受
千萬世報若施離欲凡夫受千萬億世報若施得道人
得無數世報若施佛得至涅槃又布施有六難一憍慢
施二求名施三為力施四強與施五因緣施六求報施
又佛說華聚陀羅尼經云佛言若復有人持以七寶如
須彌山等於一劫中布施聲聞辟支佛不如有出家在
家人能持一錢以用布施初發菩提心人得福德多比

前功德百分千分萬分不及其一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寶梁經云佛言善男子我今說世有二種應受信施何等為二一勤行精進二得解脫今此施主得大利益有三種施一常施食二僧房舍三行慈心此三福中慈心最勝又菩薩本行經云須達居家貧窮無有財產至信道德佛教布施須達白佛多施耶少施耶佛告須達所施雖多而獲報少布施雖少而獲報多如施雖多而無至心貢高自大信邪倒見不得快士所施雖多而

獲報少猶如田薄下種雖多收實甚少何謂施少而獲
大福者如施雖少歡喜恭敬與不望報恩佛及辟支四
沙門等所施雖少獲報弘大猶如良田所種雖少收實
甚多又智度論云以大悲心施物雖同福德多少隨心
優劣如舍利弗以一鉢飯上佛佛即迴施狗而問舍利
弗汝以飯施我我以飯施狗誰得福多舍利弗言如我
解佛義佛施狗福多佛田第一不如施狗以是故知大
福從心不在田也如舍利弗千萬億倍不及佛心所以

者何心為內主田是外事故或時布施之福在於福田如億耳阿羅漢昔以一華施於佛塔九十一劫人天中受樂餘福德力得阿羅漢又如阿輸迦王為小兒時以土施佛王闍浮提起八萬塔最後得道施物至賤小兒心薄但以福田妙故得大果報當知大福從良田生若大中之上三事都具心物福田皆妙如佛以好華散十方佛時問曰此布施福云何增長答曰應時施故得福增長如經說饑餓時施得福增多或遠行來時若曠路

險道中施若常施不斷或時常念施故施得增廣又增
一阿含經云施畜生食者獲福百倍與犯戒人食者獲
福千倍施持戒人食者獲福萬倍施斷欲仙人食者獲
福千萬倍與向須陀洹食者獲福不可計況成須陀洹
乎況向斯陀舍得陀舍道乃至那舍羅漢辟支如來等
其福功德不可稱計又智度論云如大月氏弗迦羅城
中有一畫師名曰千那到東方多刹施羅國客畫十二
年得三十兩金持還本國於弗迦羅城中聞打鼓作大

會聲往見衆僧信心清淨即問維那此衆中用幾許物
得作一日食維那答曰用三十兩金足得一日食即以
所有三十兩金付維那為我作一日食我明日當來空
手而歸其婦問曰十二年作得何物答曰我得三十兩
金即問金在何所答言已作福田中種子婦言何等福
田答言施於衆僧婦便縛其夫送官治罪斷事大官問
以何事故婦言我夫狂癡十二年作得金三十兩不憐
愍婦兒盡以與他依如官制取縛將來大官問其夫汝

何以不供給婦兒乃以與他答言我先世不行功德今世貧窮受諸辛苦今世遭遇福田若不種福後世復貧貧貧相續無得脫時我今欲頓捨貧窮以是故盡以金施衆僧大官元是優婆塞信佛清淨聞是語已讚言是為甚難勤苦得此少物盡以施僧汝是善人即脫身瓔珞及所乘馬并一聚落以施貧人而語之言汝始施衆僧衆僧未食是為穀子未種芽已得生大果方在後耳以是故言難得之物盡用布施其福最多

平等部

依大莊嚴論云大取福田當取其德不應擇少壯老弊
佛言我昔曾聞有檀越遣知識道人詣僧伽藍請諸衆
僧但求老大不用年少後知識道人請諸衆僧次到沙
彌然其不用沙彌語言何故不用我等答言僧越不用
非是我也勸化道人即說偈言

耆年有宿德 髮白而面皺 秀眉齒失落
背偃支節攣 檀越樂如是 不喜見幼小

時寺中有諸沙彌盡是阿羅漢皆作是語彼之檀越愚無智慧不樂有德唯貪耆老即說偈言

所謂長者者 不必在髮白 面皺牙齒落

愚癡無智慧 所責能修福 除滅去諸惡

淨修梵行者 是名為長老 我破於毀譽

不生增減行 但令彼檀越 獲得於罪過

又於僧福田 誹謗生增減 我等應速往

起發彼檀越 莫令墮惡趣 彼諸沙彌等

尋以神通力 化作老人像 髮白而面皺

秀眉牙齒落 僂脊而拄杖 詣彼檀越家

檀越既見已 心生大歡慶 燒香散名華

速請令就坐 既至須臾頃 還復沙彌形

檀越生驚愕 變化乃如是 為飲天甘露

容色忽解變

爾時沙彌即作是言我非夜叉亦非羅刹先見檀越選擇者老於僧福田生高下想壞汝善根故作是化令汝

改悔即說偈言

譬如蚊子嘓 欲盡大海底 世間無能測

衆僧功德者 一切皆無能 籌量僧功德

況汝獨一已 而欲測量彼

汝寧不聞如來所說四不可輕 王子蛇火沙彌等如菴
羅果內生外熟外生內熟莫妄稱量前人長短一念之
中亦可得道於僧福田莫生分別即說偈言

衆僧功德海 無能測量者 佛尚生欣敬

自以百偈讚 況餘一切人 而當不稱歎

廣大良福田 種少獲大利 是故於衆僧

耆老及少年 等心而供養 不應生分別

爾時檀越聞是語已身毛為豎五體投地求哀懺悔

頌曰

通達四果 善會六情 探玄啟悟

證理懷禎 老少和穆 普敬祇誠

隨緣赴供 攝誘幽冥

歸信篇第十一

述意部

夫信為道原功德之母智是出世解脫之基無信不可以登輕舟無智不可以斷微惑斯道顯然并沉目覩數見愚夫不信業因能生報果謂貧富自然苦樂天性好醜不由忍恚貴賤非關恭惰衆生自惑譬同草木好惡自然豈由因得今依佛經不同外道夫論貧富皆由業緣貴賤非關運命愚智不可易慮妍醜弗可換身故經云

果報好醜定之於業書云命相吉凶懸之於天以此言之軍民業貧者與之而弗得必其相富者任置而恒豐故漢文帝以夢而寵鄧通相者占通貧而餓死帝曰能富在我何謂貧乎與之銅山任其冶鑄後遭事逃避餓死人家又寧稟離王侍婢有娠相者占之貴而當王王曰非我之肩便欲殺之婢曰氣從天來故我有娠及子之產王謂不祥捐圈則猪噓棄欄則馬乳而得不死卒為夫餘之王故知業緣命運定於冥兆終然不改弗

可與奪也故知作善得福為惡受殃業果不謬斯理皎然如何封愚抱迷不悟又昔武丁之時遂有桑穀共生于朝太史占曰野草生朝朝其亡矣武丁恐懼側身修善桑穀枯死殷道中興豈非為善而有福也又帝辛之時有雀生鳥在城之隅太史占曰以小生大國家必昌帝辛驕暴不修善政殷國遂亡豈非為惡之有殃也如是史籍具引非一如何頑固頑非經史世人共覩春時下種冬則收藏如施有來報感胎氎之與掌錢德必現

酬致銜珠之與負鹿又昔人一瓢以濟餒夫尚得扶輪
相報今供一齋以施大衆寧無福祿相酬矣

小乘部

如涅槃經佛言衆生有二一者有信二者無信有信之
人則名可治定得涅槃瘡疣無故無信之人名一闍提
名不可治又雜阿舍經世尊為婆羅門說耕田偈云

信心為種子 苦行為時雨 智慧為特軌

慚愧心為轅 正念自守護 是則善御者

保藏自口業 知食處內藏 直實為真乘

樂住為懈怠 精進為廢荒 安隱為速進

直往不轉還 得到無憂處 如是耕田者

逮得甘露果 如是耕田者 不還受諸有

爾時婆羅門聞已發心出家得阿羅漢道又寶性論云
為六種人故說三寶一調御師二調御師法三調御師
弟子何等為六種人一大乘二中乘三小乘四信佛五
信法六信僧又僧伽吒經云時有一切勇菩提薩埵白

佛言世尊何因緣故此會衆生得發菩提佛言一切勇
乃往過去無數阿僧祇劫有佛世尊號曰寶德我時作
摩納之子此會衆生住佛智慧者往昔之時悉在鹿中
我時發願如是諸鹿我皆令住佛智慧中時鹿聞已尋
皆發願得如是一切勇此會大衆因彼善根當得阿耨
菩提又正法念經云昔有衆生修善以清淨心歸佛法
僧一彈指頃不生餘心命終生白摩尼天五欲恣情心
意悅樂三歸功德乃至報盡於未來世得至涅槃又無

上處經云佛告比丘有三無上處一佛無上處二法無上處三僧無上處若諸衆生兩足四足無足多足若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如來於中說無上處若有衆生於無上處起信向心者於天人中得無上果報

大乘部

如出生菩提心經云爾時迦葉婆羅門白佛言世尊發菩提心者應攝幾許福聚爾時世尊以偈說言

若此佛刹諸衆生

令住信心及持戒

如彼最上大福聚 不及道心十六分

若此佛刹諸衆生 令住信心於法行

如彼最上大福聚 不及道心十六分

若諸佛刹恒河沙 皆悉造寺求福故

復造諸塔如須彌 不及道心十六分

若有佛刹如恒沙 皆悉遍施諸七寶

如彼最上大福聚 不及道心十六分

如鐵圍山高廣大 造塔無量為諸佛

如是求福衆生等

不及道心十六分

若諸衆生具滿劫

若頭若膊常擔戴

如彼最勝福德聚

不及道心十六分

如是人等得勝法

若求菩提利衆生

彼等衆生最勝者

此無比類況有上

是故得聞此諸法

智者常生樂法心

當得無邊大福聚

速得證於無上道

又涅槃經云佛讚迦葉若有衆生於熙連河沙等諸佛

所發菩提心乃能於惡世受持如是經典不生誹謗善
男子若有能於一恒河沙等諸佛世尊所發菩提心然
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經愛樂是典不能為人分別
廣說若有衆生於二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
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正解信樂受持讀誦亦不能為
他人廣說若有衆生於三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
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受持讀誦書寫經卷雖為
他說未解深義若有衆生於四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

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受持讀誦書寫經卷
為他廣說十六分中一分之義雖復演說亦不具足若
有衆生於五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
世中不謗是經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十六分中八分之
義若有於六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
世中不謗是經受持讀誦為他廣說十六分中十二分
義若有衆生於七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
於惡世中不謗是法受持讀誦為他廣說十六分中十

四分義若有於八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
於惡世中不謗是法受持讀誦亦勸他人令得書寫自
能聽受復勸他人令得聽受又大悲經云佛告阿難若
有衆生於諸佛所一發信心如是善根終不敗亡況復
諸餘善根譬如有人析破一毛以為百分取一分毛雪
一滴水持至我所而作是言我以此水寄付瞿曇莫令
此水而有增減亦莫令風日飄暴乾竭此水不令鳥獸
飲之令盡勿使異水而有和雜以器盛持莫置在地如

來爾時即受彼寄置恒河中不令入洄亦復不令餘物
指突如是水滴在大河中隨流而去使不入洄無復遮
礙諸鳥獸等亦不飲盡如是水滴不增不減一等如故
共大水聚漸入大海若是水滴毗嵐風起壞世界時假
使是人住世一劫我亦如是得住一劫彼人爾時至劫
盡時而來我所作如是言瞿曇我本寄水今有無耶如
來爾時知彼水滴在大海中見知住處不與餘水共相
和雜不增不減平等如故持還彼人阿難如是如來應

正遍知有大神通無量知見明了無障於受寄人中最
尊最勝若於佛所寄付如是微細水滴經於久遠而不
虧損此義應知阿難其細毛端者喻心意識恒河者喻
生死流一滴水者喻一發心微少善根大海者喻佛如
來應正遍知所寄人者喻彼清信婆羅門長者居士等
住一劫者喻如來受彼寄水終不虧損亦如彼人寄彼
水滴經於久遠不虧一毫如是阿難若於佛所一發信
心善根不失何況諸餘勝妙善根我說是人一切悉是

趣涅槃果雖餘不善墮在三塗以本善根佛知是已從
彼拔出置無畏岸令彼憶識所種善根息一切苦得一
切樂又佛說無畏女經云爾時阿闍世王有女名無畏
德端正無比成就最勝殊妙功德年始十二其父王堂
閣之上著金寶屐彼處而坐時無畏德女見諸聲聞不
起不迎默然而住不共問答不迎不禮不讓牀坐阿闍
世王見無畏德默然而住即告之言汝豈不知此等皆
是釋迦如來上足弟子成就大法耶世間福田耶以為

愍念諸衆生故而行乞食汝今既見何故不起不迎不
禮不共相問復不讓坐汝今覩見何事故而不起迎爾
時無畏白父王言不審大王頗見頗聞轉輪聖王見諸
小王而起迎不王言不也復言頗見頗聞師子獸王見
野干時為起迎不王言不也復言頗見頗聞帝釋天王
迎餘天不王言不也頗見頗聞大海之神禮敬江河池
神不王言不也女言大王如是菩薩發心趣向阿耨菩
提轉輪聖王以大慈悲初發心已云何禮敬離大慈悲

小王聲聞大王頗有已求無上正覺之道師子獸王而
禮小乘野千人耶頗有欲到大智之海欲求善知大法
之聚而求牛跡聲聞人耶大王若有親近聲聞人者是
人即發聲聞之心若有親近緣覺人者是人即發緣覺
之心若有親近真正覺之人者是人即發阿耨菩提
心爾時阿闍世王復語無畏德女言汝大我慢云何如
是見諸聲聞而不奉迎女言大王勿作此語大王亦慢
云何不迎王舍城內諸貧窮者王語女言彼非我類我

云何迎女言大王初心菩薩亦復如是一切聲聞緣覺亦非我類王語女言汝豈不見諸菩薩等皆悉敬一切衆生女言大王菩薩為度憍慢瞋惱諸衆生等令彼得起迴向之心是故禮敬一切衆生為長衆生諸善根本是故禮敬爾時無畏德菩薩母號曰月光此月光女捨是身已生忉利天號曰光明增上天子若彌勒得菩提時便即出家次第皆見賢劫諸佛悉得供養然後於彼離垢如來所得作大王具足七寶號曰地持供養彼佛

已得成阿耨菩提號曰遍光如來頌曰

封迷昏闇久 徘徊夢裏藏 心塵既未洗

怖霑甘露漿 慈顏發暉曜 燭我見朝陽

忽逢善知友 開導益神光 稍悟心澄靜

方馱俗蒼茫 緇徒既肅肅 法侶亦鏘鏘

見者心歡喜 歸誠向道場 若存信邪倒

來苦未何殃

感應緣

略引
三驗

晉沙門竺法師

宋居士袁炳

隨沙門釋道仙

晉沙門竺法師者住會稽與北中王恒之周旋甚厚共
論死生罪福報應之事情昧難明未審有無因便共要
若有先死當相報語既別後王恒在都於廟中忽見法
師來王便驚云和尚何處來答曰貧道以某月日命過
罪福皆不虛應若影響檀越但當勤修道以升濟神明

耳先與君要故來相語言訖不復見

右一驗出
續搜神記

宋袁炳字叔煥陳郡人也泰始末為臨湘令亡後積年友人司馬遜於將曉間如夢見炳來陳叙濶別訊問安否既而謂遜曰吾等平生立意置論常言生為馳役死為休息今日始定不然矣恒患在世有人務馳求金幣共相贈遺幽途此事亦復如之遜問罪福應報定實何如炳曰如我舊見與經教所說不盡符同將是聖人抑引之該耳如今所見善惡大科略不異也然殺生故最

為重禁慎不可犯也遜曰卿此徵相示良不可言當以
語白尚書也炳曰甚善亦請卿敬情尚書時司空簡穆
王公為吏部尚書炳遜並其遊賓故及之往反可數百
語辭去遜曰闊別之久恒思叙集相值甚難何不少住
炳曰止暫來耳不可得久留且此輩語亦不容得委悉
於是而去初炳來閣夜遜亦了不覺所而明得覩見炳
既去遜下牀送之始躡屐而還閣見炳脚間有光可尺
許示得照其兩足餘地猶皆闇云

此一驗出
冥祥記

隋蜀部灌口山竹林寺釋道仙本康居國人以遊賈為業往來吳蜀集積珠寶向直十萬貫後達梓州牛頭山值僧說法深悟財累乃沉江頓捨便投灌口山竹林寺出家初落髮日對衆誓曰吾不得道誓不出山結志不羣野栖禽獸入定一坐五日為期有客到門潛通即覺起共接語若無人時端坐靜室寂若虛空有時預告明當客至其數若干形貌服色恰期明至數服皆同時遭酷旱百姓惶憂苗稼失色皆來請祈仙即往龍穴以杖

扣門喚曰衆生何為嗜眠如語即寤當即玄雲四合大雨普霑民賴斯澤貴賤咸賽欽若天神隋蜀王秀作鎮岷洛有聞王者尋遣追不承命王勃然動色親領兵仗往彼擒之必若固違可即加刃仙聞兵至傍若無人被僧伽梨已端坐禪誦王達山足忽降雨雜注雹雪雷奔水涌須臾滿川軍藏無計並憂沒命事既窘迫乃悔懺歸依遙禮仙德垂雲忽散山路清夷得達仙所王躬盡敬一心歸懺仙為說法重發信心乃慇懃奉請邀還成

都至靜衆寺彌加厚禮舉郡恭敬號為仙閣梨至仁壽
年中返於山寺卒葬於彼

右此一驗出
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二十九

音釋

偃

於武切
樓也

學

呂員切
拘也

儻

兩舉切
曲也

愕

五各切
驚遽貌

嘒

即委切
與甯同

鑄

之茂切
銅入範也

餒

奴罪切
飢也

疣

以周切
瘤也

膊

補各切
肩甲也

析

先擊切
分

也

履

奇逆切
履也

幣

毗意切
金帛也

躡

尼輒切
著也

酷

苦沃切
極也

欽定四庫全書

法苑珠林卷三十

唐 釋道世 撰

士女篇第十二

俗男部

迷意

夫在家丈夫尊卑有二一貴二賤一富二貧富貴之人多放逸傲慢自高輕辱陵下或有乘威藉勢尊已陵

人或有博識聰達恃才陵人或有辯口利詞暢說陵人
或有誇豪奢侈輕慢陵人或有美容恣態恃色陵人或
有乘肥騁騎恃乘陵人或有資財奴婢恃富陵人如是
衆多不可具述衆生愚癡甚為可愍不知無常將至妄
起高心來報湯炭煎煮相待獄卒執叉伺候日久不憂
斯事公然喜樂何異豬羊不知死至何異飛蠅貪樂死
屍惟古思今富貴非一生滅交臂貴賤同塵富貴者惟
見荒墳貧賤者已同灰壤既知貴賤同灰即須卑已敬

上是以親疏無定貴賤不恆苦樂易位升沉更生也

誠俗

如華嚴經有十種慢業應當避之一於尊重福田和上
阿闍梨父母沙門婆羅門所而不尊重恭敬供養是為
慢業二有諸法師得勝妙法於大乘深法知出生死道
得陀羅尼成就多聞具智慧藏善能說法而不信受恭
敬供養是為慢業三聽受法時若聞深法應發離欲心
歡喜無量而不讚法師令衆歡喜是為慢業四起慢心

自高陵彼不省己實不調自心是為慢業五起計我心
見有功德智慧者不讚其美見無德者乃說其善若聞
讚他於彼人所起嫉妬心是為慢業六若有法師知是
法是律是實是佛語以憎嫉故說言非法非律非實非
佛語欲壞他信心故是為慢業七自敷高座我為法師
不應執事不應恭敬供養餘人諸修梵行尊長有德悉
應恭敬供養於我是為慢業八遠離顰蹙惡眼視彼常
以和顏等觀衆生言常柔輒無有麤獷離恚恨心而於

彼法師求其過惡是為慢業九以我慢心於多聞者不往恭敬起聽聞法留難亦不諮問何等為善何等不善何等應作何等不應作何等業長夜饒益一切衆生作何等行不益衆生作何等行從明入明作何等行從冥入冥如是人輩為我心漂沒不能得見出要正道是為慢業十起慢心故不值諸佛難得之法消盡宿世所種善根不應說而說起呵責心更相譏論住如是法應入邪道但發菩提心力故而不永捨菩薩所行雖不捨菩薩道而於無量百千萬劫

尚不值佛何況聞法是為慢業又出曜經偈云

衆生為慢纏 染著於憍慢 為見所迷惑

不免生死際

故知凡夫為惡雖少後世深苦獲無邊報如毒在心人意不同白衣營生不知顧死然生不可保死必奄至尋此危命非朝則夕俄頃之間凶變無常徒修田宅愛戀妻兒法句喻經云佛在舍衛國時城中有婆羅門年向八十財富無數為人難化不識道德不計無常更作好舍前序後堂涼臺溫室東西廂廡

數十梁唯後堂前距陽未訖時婆羅門恒自經營指授衆事
佛以道眼見此老翁命不終日當就後世不能自知而方忪忪
繕治精神無福甚可憐愍佛將阿難往到其門慰問老翁得
無勞倦今作此舍何所為安翁言前序待客後堂自處東西
二廂當安免息財物僕使夏上涼臺冬入溫室佛語老翁久
聞宿德思遲談講佛有要偈存亡有益欲以相贈不審可不
願小廢事共坐論說不耶老翁答言今正大遽不容坐語後
日更來當共善叙所云要偈便可說之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有子有財

愚唯汲汲

我且非我

何有子財

愚當止此

寒當止此

愚多預慮

莫知來變

愚朦愚蔽

自謂我智

愚而稱智

是謂極愚

婆羅門言善說此偈今實遑遽後來更論之於是世尊傷之而去老翁於後自投屋椽椽墮打頭破即時命過室家啼哭驚動四鄰佛去未遠便有此變里头逢諸梵志數十人問佛從何所來佛言屬到死老翁舍為翁說法不信佛語不知

無常今者忽然已就後世具為諸梵志更說前偈義聞
之欣然即得道跡於是世尊為說偈言

愚暗近智

如瓢斟味

雖久狎習

猶不知法

開達近智

如舌嘗味

雖須臾習

即解道要

愚人造行

為身招禍

快心作惡

自致重殃

為行不善

退見悔慙

致涕流面

報由宿習

時諸梵志重聞此偈益懷篤信為佛作禮歡喜奉行

勸導

惟此慢心通於白黑智愚不免豪賤共有但去輕論重
在俗為甚亦有空言我美評說賢良譏毀聖德一切白
衣終日行之未嘗一日慚愧發露情求勝道退省已躬
故外書云力慕善道可用安身力慕孝悌可用榮親亦
有君子高慕釋教遵奉修行貞仁退讓廉謹信順皆
是宿種稟性自然與道何殊亦有出家之人不依聖教違

犯戒律不學無知與鄙俗無殊然道俗形乖犯有希數
心有明暗過有輕重故出家之人未犯以前念念入道
善業已熏福基已厚雖有微惡輕愧而造不能傾動若
小慚愧便復清白若論在俗身居無慚之地心有無愧
之情畜養妻兒財色五欲盈堂滿室熏辛酒肉隨求所
得愛染情深無時暫捨惡緣同住豈得免之此則明暗
路分黑白殊隔故知明能滅暗暗不滅明小燈之明已
了室內出家之人雖犯微過前明已成正可光不增暉

而本明恒照如器存炷立田安業永也又出家造惡極難如陸地行船在家起過即易如海中汎舟又出家修道易為如海中汎舟在家修福甚難如陸地行船船雖是同由處有異故遲疾不同修犯難易是知生死易染善法難成早求自度勵慕出俗又賢愚經云出家功德其福甚多若放男女奴婢若聽人民若自己身出家入道功德無量非譬為比出家功德高於須彌深於巨海廣於虛空所以然者由出家故畢成佛道佛在世時王

舍城中有一長者名曰福增年過百歲家中大小莫不
獸賤聞說出家功德無量即來佛所求欲出家值佛不
在即便往至舍利弗所舍利弗見老不度如是五百大
阿羅漢皆悉不度即出寺門住門閭上發聲大哭世尊
後至種種慰喻即告目連令其出家目連即與出家授
戒復常為諸年少比丘之所激切便欲投河没水而死
目連觀見以神通力接置岸上問知因緣目連念言此
人不以死怖之無由得道即令至心捉師衣角飛騰虛

空到大海邊見一新死端正女人見有一蟲從其口出
還從鼻入復從眼出從耳而入目連觀已捨之而去弟
子問言是何女人答言此是舍衛城中大薩薄婦容貌
端正世間少雙其婦常以三奇木頭擎鏡照面自覩端
正便起憍慢深自愛著夫甚敬愛將共入海海惡船破
沒水而死漂出在岸此薩薄婦由自愛身死後還生在
故身中作此蟲也捨蟲身已墮大地獄受苦無量小復
前行見一女人自身負銅鑊枝鑊著水以火熨沸脫衣

入鑊肉熟離骨沸吹骨出在外風吹尋還成人自取肉
食福增問師是何女人其師答言舍衛國中有優婆夷
敬信三寶請一比丘一夏供養在於陌頭作房安置自
辦種種香美飲食遣婢送之婢至屏處選好先食餘與
比丘大家覺問汝不偷食不婢答言不比丘食訖有殘
與我我乃食之若我先食使我世世自食身肉以是因
緣先受華報後墮地獄次小前行見一肉樹多有諸蟲
圍啜其身無有空處叫喚啼哭如地獄聲弟子問師是

何樹耶目連答言是瀨利吒營事比丘以自在故費用
僧物華果飲食送與白衣以是因緣受此華報後墮地
獄唵樹諸蟲即爾時得物之人次復前行見一男子周
帀多有獸頭人身諸惡鬼神手執弓弩三隻毒箭鏃皆
火筈競共射之洞身焦然福增問師此何人耶目連答
言此人前身作大獵師多害禽獸故受斯苦於後命終
墮大地獄次復前行見一大山下安刀劍見有一人從
上投下刺壞其身投已復上如前不息福增問師此復

何人師復答言是王舍城王大闢將以勇猛故身處前行見一骨山其山高大七百由旬能障蔽日使海陰黑爾時目連於此骨山一大肋上往來經行弟子問師是何骨山師答福增言汝欲知者此即是汝故身骨也福增聞已心驚毛豎惶怖汗出白和尚言聞我今者心未裂頃願為時說本末因緣目連告曰生死輪轉無有邊際造善惡業終無朽敗必受其報昔過去時此閻浮提有一國王名曰法增好喜布施持戒聞法慈悲衆生不

傷物命正法治國滿二十年其間閑暇共人博戲時有一人犯法殺人臣以白王值王慕戲脫答之言隨國法治即依律斷殺人應死尋即殺之王戲罷已問諸臣言罪人何所臣答殺竟王聞是語悶絕躡地水灑乃蘇垂淚而言宮人妓女象馬七珍悉皆住此唯我一人獨入地獄我今殺人當知便是旃陀羅王不知世世當何所趣我今決定不須為王即捨王位入山自守其後命終生大海中作摩竭魚其身長大七百由旬諸王大臣自

恃勢力枉尅百姓殺戮無邊命終多墮摩竭大魚多有
諸蟲啖食其身身癢指山殺蟲汙海血流百里魚一眠
時經於百歲飢渴吸水水流入口如注大河爾時適有
五百賈客入海採寶值魚張口船疾趣口賈人恐怖舉
聲大哭垂入魚口一時同聲稱南無佛魚聞佛聲閉口
水停賈人得活魚饑命終生王舍城作汝身也魚死之
後夜叉羅刹出置海岸肉消骨在作比骨山法增王者
汝身是也緣殺人故墮海作魚福增聞已深畏生死觀

見故身解法無常得阿羅漢果

俗女部

迷意

夫在家俗女患毒多過佛說邪謔甚於男子或假塗面
首雕飾脂粉或綺羅華服誑誘愚夫或驕弄脣口邪眄
歌笑或咨嗟吟詠瞻視看人或出胷露手掩面藏頭或
緩步徐行搖身弄影或開眼閉目乍悲乍喜幻惑愚夫
令心妄著如是妖偽卒難述盡凡夫迷醉皆為所惑譬

如姦賊種種多詐亦如畫瓶儲糞誑人亦如高羅羣鳥
落之亦如密網衆魚投之亦如闇坑盲者陷之亦如飛
蛾見火投之亦如蠶蠅貪樂臭屍近則失國破家觸則
如把毒蛇外言如蜜內心如鴉家貧困苦皆由女人出
外喪身亦由女人室家不和亦由女人男女反逆亦由
女人兄弟離散亦由女人宗親疏索亦由女人墜墮惡
道亦由女人不生人天亦由女人障善業道亦由女人
不入聖果亦由女人如是過患不可具論衆生如是甚

為可慙常為欲火所燒而不能離致受殃苦爾來不絕也

姦偽

如出曜經云昔舍衛城中有一婦女抱兒持瓶詣井汲水有一男子顏貌端正坐井右邊

亦有經云見阿難行美顏貪愛求為夫婦

事在別經

彈琴自娛時彼女人欲意偏多耽著彼人彼人亦

復欲意熾甚耽著女人女人欲意迷荒以索繫小兒頸懸於井中尋還挽出小兒即死愁憂傷結呼天墮淚

自外

云
六 又佛在拘睢彌國國王號曰優填拘留國有逝心名摩

因提生女端正華色世間少雙官僚豪姓靡不娉焉父
答曰若有君子容與吾女齊吾將應之佛時行在其國遊
心觀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色紫金巍巍堂堂光儀無
上心喜而曰吾女獲匹正是斯人歸語其妻曰吾為無比得
婿促莊飾女當往也夫妻共服飾之其女行步搖動華光
珠琦瓔珞莊嚴光國夫妻俱將至佛所妻道見佛跡相
好之文光彩之色非世所有知為天尊謂其夫曰此人足

卷三十一
跡之理乃爾非世可聞斯將非凡必自清淨無復媯欲將
不取吾無自辱也夫曰何以知其然耶妻因說偈言

媯人曳踵行 恚者斂指步 愚者足踏地

斯跡天人尊

逝心曰非爾女人所知汝不樂者便自還歸仍自將女詣
佛所稽首佛足白言大仁勤勞教授身無供養有是
羸女願給箕帚佛言汝以女為好耶答曰生得此女顏
容實好世間無雙諸國王豪姓多有求者不以應之竊

見大仁光色巍巍非世所見貪得供養故冒自歸耳佛
言此女之好為著何許逝心曰從頭至足周旋觀之無
不好也佛言忒哉肉眼吾今觀之從頭至足無一好也
汝見頭上有髮髮但是毛象馬之尾亦皆爾也髮下有
髑髏髑髏是骨屠家豬頭骨亦皆爾頭中有腦腦者如
泥臊臭逆鼻下之著地莫能蹈者目者是池決之純汁
鼻中有洩口但有唾腹藏肝肺皆爾腥臊腸胃膀胱但
盛屎尿腐臭難論腹為革囊裏諸不淨四肢手足骨骨

相拄筋學皮縮但恃氣息以動作之譬如木人機關作之作之訖畢解剝其體節節相離首足狼藉人亦如是有何等好而云少雙昔者吾在貝多樹下第六魔王莊嚴三女顏容華飾天中無比非徒此倫欲以壞吾道意我便為說身中穢惡即皆化成老母形壞不復慚愧而去今此屎囊欲作何變急將還去吾不取也逝心聞佛所說慙然慚恥無辭復白佛曰若仁不取者欲以妻優填王可乎佛不答焉逝心即送女與優填王王獲女

大喜悅拜父為太傅為女興宮妓樂千人以給侍之王
正后師事於佛得須陀洹道此女諧之於王王惑其言
以百箭射后后見矢不懼都無恚怒一念念佛慈心長
跪向王矢皆繞后三匝還住王前百矢皆爾王乃自覺
悵然而懼即駕金車白象馳詣佛所未到下車并從叉
手步進稽首佛足長跪自陳曰吾有重咎愧在三尊所
以彼姪洩圖欲興邪於佛聖衆有毒惡念以矢百枚射
佛弟子如事陳之觀之心懼惟佛至尊無量之慈白衣

弟子慈力乃爾豈況無上正真佛乎我今陳過歸命三尊惟佛弘慈願赦其咎佛歎曰善哉王覺惡悔過此明人之行也吾受王善意王稽首如是至三佛亦三受之王又頭腦著地退就座曰稟氣凶頑忿戾自恣無忍辱心三毒不除惡行快意女人妖冶不知其惡自惟死後必入地獄願佛加哀廣說女惡魑魅之態入其羅網豈能自拔我聞其禍必以自誠國人巨細得以改操佛言用此為問耶但說餘義王曰餘義異日稟之不晚女亂

惑意凶禍之大不聞其禍何由遠之願佛具為我釋地
獄之變及女人之穢佛言且聽男子有狂愚之惡却觀
女妖王曰善哉願受明教佛曰士有四惡急所當知世
有姪夫恒想覩女近思妖聲遠捨正法疑真信邪欲網
所裹沒在盲冥為欲所使如奴畏主貪樂女色不計九
孔惡露之臭穢渾沌欲中如猪處溷不覺其臭快以為
安不計後當在無擇之獄受痛無極注心在姪吮其涕
唾玩其膿血珍之如玉甘之如蜜故曰欲奴之士斯其

一惡態也又親之養子懷妊生育比得長大勤苦難論到子成人漂家竭財膝行肘步因媒表情致彼為妻若在異域尋而追之不問遠近不避勤苦注意在姪捐忘親老既得為妻貴之如寶欲私相娛樂惡見父母信其妖言或致鬪訟不惟身所從來辜親無量之恩斯其二惡態也又人處世勤身苦勞躬致財賄本有誠信敬道之意尊戴沙門梵志之心覺世非常存施為福娶妻之後情或姪欲愚蔽自墜背真向邪專由女計若有布施

之意唯欲發言裝彩女色絕清淨行束成小人不識佛
經之重誠禍福之所歸苟為姪使投身羅網必墮惡道
終而不改斯其三惡態也又善為人子不惟養恩治生
致財不以養親但以東西廣求姪路懷持寶物招人婦
女或殺六畜姪祀鬼神飲酒歌舞合會男女快樂歡娛
終日彌多外託祈福內以招姪旣醉之後互求方便更
相招呼以遂姪情及其獲偶喜無以喻姪結縛著無所
復識當爾之時唯此為樂不覺惡露之臭穢地獄之苦

痛一則可笑二則可哀譬如狂荒不知其非斯其四惡態也男子有是四惡用墮三塗當審遠此乃免苦耳又復聽說女人之惡佛便說偈言

以為欲可使 放意不能安 習近於非法

將何以為賢 欲為畜生行 以欲還自殘

溷蟲在鼻中 不知為劇難 如蟲在溷中

不知東與西 結著於姪欲 蓋此亦蟲倫

姪既不見道 日夜種罪根 現在君臣亂

上下為迷昏 王法為錯亂 政治為迷煩

農夫捨常業 賈人為珍連 現世更牢獄

死已入太山 當受百種毒 其痛難可言

烱銅灌其口 山車迓其身 此輩有百數

難可一二陳 常在三惡道 宛轉如車輪

若世時有佛 而耳不得聞 女人最為惡

難與為因緣 恩愛一縛著 牽人入罪門

女人有何好 但是諸不淨 何不諦計是

為此發狂荒 其內甚臭穢 外為嚴飾容

加又含毒螫 劇如蛇與龍 譬如錦緇矛

羅穀裹鋒芒 愚者覩其表 玩之以自申

智者覺知捨 癡者致死傷 姪欲亦如是

抱刃以自喪 覩新即厭故 所樂亦無常

言為刀斧裁 笑為棘與荆 內懷臭穢毒

飾外以華香 愚者見歡喜 不惟後受殃

譬如鴆毒藥 以和甘露漿 癡人貪其味

飲之皆仆僵 亦如薪得火 草木被重霜
所向無不壞 是為最不祥 女毒甚於是
莫能見其形 覩表不見裏 故有姪欲情
其體甚易見 癡人惜不絕 欲以求道去
去道如絲髮 人本清淨種 如魚處深淵
羅網四面張 著者不得還 欲網劇於是
結著甚獨堅 知者能自覺 可得脫其身
譬如飢猴援 望見熟甘果 投身冒荆棘

是輩百向墮 亦如魚食鈎 飛蛾入燈火

專心投危欲 不惟後受禍

佛說如是優填王歡喜即以頭面著地白佛言實從生
年以來不聞女人惡態乃爾男女悖亂隨之墮惡但不
知故不制心意從是以後終身自悔歸命三尊不敢復
犯為佛作禮歡喜而退書云仲尼稱難養者小人與女
子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已是以經言妖冶女人有八
十四態大態有八慧人所惡一者嫉妬二者妄瞋三者

罵詈四者呪詛五者鎮壓六者慳貪七者好飾八者含
毒是為八大態是故女人多諸妖媚願捨諂邪以求正
法早得出家自利利人又智度論云女人相者若得敬
待則令夫心高若敬待情捨則令夫心怖女人如是恒
以煩惱憂怖與人云何可近親好如說國王有女名曰
狗牟頭有捕魚師名術波伽隨道而行遙見王女在高
樓上牕中見面想像染著心不暫捨彌歷日月不能飲
食母問其故以情答母我見王女心不能忘母喻兒言

汝是小人王女尊貴不可得也免言我心願樂不能暫
忘若不如意不能活也母為子故入王宮中常送肥魚
鳥肉以遺王女而不取價王女怪而問之欲求何願母
白王女願却左右當以情告我惟有一子敬慕王女情
結成病命不云遠願垂愍念賜其生命王女言汝去至
月十五日於某甲天祠中住天像後母還語子汝願已
得告之如上沐浴新衣在天像後住王女至時白其父
王我有不吉須至天祠以求吉福王言大善即嚴車五

百乘出至天祠既到勅諸從者齊門而止獨入天祠天神思惟此不應爾王為施主不可令此小人毀辱王女即厭此人令睡不覺王女既入見其睡重推之不寤即以瓔珞直十萬兩金遺之而去後此人得覺見有瓔珞又問衆人知王女來情願不遂憂恨懊惱姪火內發自燒而死以是證知女人之心不擇貴賤唯欲是從又薩婆多論云寧以身分內毒蛇口中不犯女人蛇有三事害人有見而害人有觸而害人有齧而害人女人亦有

三害若見女人而發欲想滅人善法若觸女人身犯中罪滅人善法若共合會身犯重罪滅人善法一若為毒蛇所害害此一身若為女人所害害無數身二者若為毒蛇所害害報得無記身若為女人所害害善法身三者若為毒蛇所害害五識身若為女人所害害六識身四者若為毒蛇所害得入清衆若為女人所害不與僧同五者若為毒蛇所害得生天上人中值遇賢聖若為女人所害入三惡道六者若為毒蛇所害故得四沙門

果若為女人所害於八正道無所成益七者若為毒蛇
所害人則慈念而救護之若為女人所害衆共棄捨無
心喜樂以是因緣故寧以身分內毒蛇口中終不以此
而觸女人又增一阿含經云女人有五力輕慢夫主云
何為五一色力二親族之力三田業之力四免力五自
守力是謂女人有此五力便輕慢夫主夫有一力盡覆
蔽彼女人所謂富貴力也今弊魔波旬亦有五力所謂
色聲香味觸愚癡之人著此五法不能得度若聖弟子

成就一無放逸力不為所擊則能分別生老病死之法
勝魔五力不墮魔境至無為處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戒為甘露道 放逸為死徑 不貪則不死

失道為自喪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女人有五欲想云何為五一生豪
貴之家二嫁適富貴之家三使我夫主言從語用四多
有兒五在家獨得由已是謂有此五事所欲之想又大
威德陀羅尼經云佛告阿難譬如大沙聚將一滴水

潤此沙聚可令徹過如一婦人以千數丈夫受欲果報不可令其知足也其婦人有三法不知馱足一自莊嚴二於丈夫邊所受欲樂三哀美言辭阿難其婦女有五疽蟲戶而丈夫無此其五疽蟲在陰道中其一蟲戶有八千蟲兩頭有口悉如針鋒彼之疽蟲常惱彼女而食噉之令其動作動已復行以彼令動是故名惱姪婦女人此不共法以業果報發起欲行貪著丈夫不知馱足其婦女人若見丈夫即作美言瞻視熟視視已復視瞻

仰觀察意念欲事面看邪視欲取他面齒銜下唇面作青紫以欲心故額上汗流若安坐時即不欲起若復立時復不欲坐木枝畫地搖弄兩手或行三步至第四步左右瞻看或在門頰頰申出息逶迤屈曲左手舉衣右手拍髀又以指爪而刮齒牙草枝摘齒手搔腦後宣露脚脛鳴他兒口平行而蹶急視諸方如是等相當知婦人欲事以發猷離棄捨勿令流轉生大暗中又正法念經云天鳥為諸天說偈云

婦人非常友

如燈焰不停

彼則是常怨

猶如畫石文

雖親近富者

無物則獸人

有物婦女近

無物婦女捨

與物興共養

作種種功德

其心如火焰

而不可秉執

男如是隨順

如心之所欲

彼如是婦女

恒常誑男子

如蛇華所覆

如灰土覆火

色如是覆毒

婦女亦如是

猶如見毒樹

悅眼而不善

婦女如毒華

智者應捨離

又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云有阿羅漢以天眼徹視女人墮地獄中者甚多便問佛何以故佛言用四因緣故一由貪珍寶物衣被欲心多故二由相嫉妬故三由多口舌故四由作姿態婬意多故以是因緣故墮地獄多耳頌曰

五欲混神因 六賊亂心色 幻焰逐情飄

愛網隨心織 鑄金雖改秋 斬籌方未極

觀鵠既無辯 攀猿此焉息

入道篇第十三之一

述意部

惟夫道俗形乖淨染殊趣由善惡不等報應不均欲觀
仁義盛德之風當尋禮儀玄軌之範而能割愛辭親棄
榮勢位節殮滋味蔬食苦行麤服蓋形不顧飾玩隨用
安身不存名利抑遏三毒制止八音三千威儀五百戒
相動靜合宜皆有法式八萬修多十二部別敷演投機
隨時利物可謂人天之楷模入道之舟航者也

欣厭部

如文殊問經云佛告文殊師利一切諸功德不與出家
心等何以故住家者無量過患故出家者無量功德故
住家者有障礙出家者無障礙住家者行諸惡法出家
者離諸惡法住家者是塵垢處出家者除塵垢處住家
者溺欲淤泥出家者出欲淤泥住家者隨愚人法出家
者遠愚人法住家者不得正命出家者得其正命住家
者是憂悲惱處出家者是歡喜處住家者是結縛處出

家者是解脫處住家者是傷害處出家者非傷害處住
家者有貪利苦出家者無貪利苦住家者是憤鬧處出
家者是寂靜處住家者是下賤處出家者是高勝處住
家者為煩惱所燒出家者滅煩惱火住家者常為他人
出家者常為自身住家者以苦為樂出家者出離為樂
住家者增長棘刺出家者能滅棘刺住家者成就小法
出家者成就大法住家者無法用出家者有法用住家
者為三乘毀訾出家者為三乘稱歎住家者不知足出

家者常知足住家者魔王愛念出家者令魔恐怖住家者多放逸出家者無放逸住家者為人僕使出家者為僕使主住家者是黑闇處出家者是光明處住家者增長憍慢處出家者滅憍慢處住家者少果報出家者多果報住家者多諂曲出家者心質直住家者常有憂苦出家者常懷喜樂住家者是欺誑法出家者是真實法住家者多散亂出家者無散亂住家者是流轉處出家者非流轉處住家者如毒藥出家者如甘露住家者

失內思惟出家者得內思惟住家者無歸依處出家者
有歸依處住家者多有瞋恚出家者多行慈悲住家者
有重擔出家者捨重擔住家者有罪過出家者無罪過
住家者流轉生死出家者有齊限住家者以財物為寶
出家者以功德為寶住家者隨流生死出家者逆流生
死住家者是煩惱大海出家者是大舟航住家為纏所
縛出家者離於纏縛住家者為國王教誡出家者為佛
法教誡住家者伴侶易得出家者伴侶難得住家者傷

害為勝出家者攝受為勝住家者增長煩惱出家者出
離煩惱住家者如刺林出家者出刺林文殊師利若我
毀訾住家讚歎出家言滿虛空說猶無盡此謂住家過
患出家功德又涅槃經云在家迫迮猶如牢獄一切煩
惱因之而生出家寬廓猶如虛空一切善法因之增長
在家之人內則憂念妻兒外則王役驅馳若富貴高勝
則放逸縱情貧苦下賤則飢寒矢志公私擾擾晝夜孜
孜衆務牽纏何暇修道又郁伽長者經云在家之人多

諸煩惱父母妻子恩愛所繫常思財色貪求無厭得時
守護多諸憂慮流轉六趣違離佛法當作怨家惡知識
想應厭家活生出家心無有在家修習無上菩提之道
皆因出家得無上道在家塵汙出家妙好在家繫縛出
家解脫在家多苦出家快樂在家下賤出家尊貴在家
奴僕出家為主在家由人出家自在在家多憂出家無
憂在家重擔出家捨擔在家忽務出家閑靜又出家功
德經云若放男女奴婢人民出家功德無量譬言四天下

滿中羅漢百歲供養不如有人為涅槃故一日一夜出家受戒功德無量又如起七寶塔高至三十三天不出家功德又大緣經云以一日夜出家故二十劫不墮三惡道又僧祇律云以一日夜出家修梵行者離六千六百六十歲三塗苦又出家功德經云若為出家苦作留礙破壞抑制此人即斷佛種諸惡集身猶如大海現得癩病死入黑闇地獄無有出期又如葉經云爾時大王太子聞出家功德甚深並皆發心出家已四天下中

無一衆生在家者皆悉發心願求出家彼諸衆生既出家已不須種植其地自然生諸秔米諸樹自然生諸衣服一切諸天供侍給使又佛藏經云當一心行道隨順法行勿念衣食有所須者如來白毫相中一分供諸末代一切出家弟子亦不能盡又賢愚經云如有育人有一明醫能治其目一時明見又有百人罪應挑眼一人有力能救其罪令不失目此之二人福雖無量猶不如聽人出家及自出家其德弘大

鬚髮部

初欲出家依律先請二師一是和尚二是阿闍梨

請法如律

薩婆多論云若先請和尚受十戒時和尚不現前亦得十戒若聞知死受戒不得聞死受戒得成闍梨應同又清信士度人經云若欲剃髮先於落髮處香湯灑地周圓七尺內四角懸旛安一高座擬出家者坐復施二勝座擬二師坐欲出家者著本俗服拜辭父母尊親等訖口說偈言

流轉三界中 恩愛不能脫 棄恩入無為

真實報恩者

說此偈已脫去俗服善見論云應以香湯洗浴除白衣
氣度人經云雖著出家衣只得著泥洹僧及僧祇支未
得著袈裟入道場時應來至和尚前胡跪和尚應生兒
想不得生惡賤心弟子於師應生父想尊重供養和尚
為種種說法誠勗其心已來向闍梨前坐善見論云以
香湯灌頂上說偈讚云

善哉大丈夫
能了世無常
捨俗趣泥洹

希有難思議

說此偈已教禮十方佛竟復說偈讚云

歸依大世尊
能度三有苦
亦願諸衆生

普入無為樂

說此偈已然後闍梨乃為剃髮度人經云為剃髮時傍人為誦出家唄云

毀形守志節
割愛無所親
棄家弘聖道

願度一切人

與剃髮時當頂留五三髮來至和尚前胡跑和尚問言
今為汝除去頂髮許不答言好然後和尚為著袈裟當
正著時依善見論復說偈讚云

大哉解脫服 無相福田衣 披奉如戒行

廣度諸衆生

又度人經云既著袈裟已禮佛行道道俗從後遠三
帛已復自說偈生陳荷意云

善哉值佛者 何人誰不喜 福願與時會

我今獲法利

行道布已 又禮大衆及二師 竟然後在下行坐受六親
拜 荷出家離俗意 心懷歡喜 父母諸親皆為作禮 悅其
道意 應中前剃髮 最後令及得齋衣 毗尼母論云 剃髮
著袈裟已 然後和尚為受三歸五戒等

自外法用不可
具述臨時斟酌

生善
彌勝

法苑珠林卷三十

音釋

騁

丑郢切
馳騁也

壤

汝兩切
柔土也

輦

輦符真切
輦感指眉也

獷

古猛切
惡

也

庠

吾駕切
廡也

忪

職容切
驚遽也

遽

其據切
急也

評

符兵切
品論也

勵

力制切
勉

也

閹

苦本切
戶限也

啜

子答切
聚食也

瀨

落蓋切
切

鏃

作木切
矢鏃也

躄

芳辟切
倒也

眇

彌典切
斜視也

鴆

直禁切
毒鳥也

洩

他計切
鼻液也

膀

膀步光切
黃切

肱

水府古

也

洩

夷質切
放也

尠

息淺切
少也

溷

胡困切
廁也

吮

徂充切
嗽也

螿

施隸切
蟲

行毒

緇

土刀切
切

媚

靡寄切
嫵媚也

齧

五結切
噬也

髀

傍禮切
股也

蹶

居月切
跌

也

憤

古對切
心亂也

杭

古行切
不黏稻也

髻

他計切
鬚髮也

頌

蒲拜切
梵頌也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法苑珠林卷三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潘夔鈞

謄錄監生臣周元梓

欽定四庫全書

法苑珠林卷三十一

唐 釋道世 撰

入道篇第十三之餘

引證部

如雜寶藏經云昔有一婦女端正殊妙於外道法中出家修道時人問言顏貌如是應當在俗何故出家女人答言如我今日非不端正但以小來厭惡姪欲今故出

家我在家時以端正故早蒙處分一生男兒兒遂長大
端正無比轉覺羸損如似病者我即問兒病之由狀兒
不肯道為問不止兒不獲已而語母言我正不道恐命
不全止欲具道無顏之甚即語母言我欲得母以私情
以欲不得故是以病耳母即語言自古以來何有此事
復自念言我若不從兒或能死今寧違理以存兒命即
便喚兒欲從其意兒將上床地即劈裂我子即時生身
陷入我即驚怖以手挽兒捉得兒髮而我兒髮今日猶

故在我懷中感切是事是故出家又智度論佛法中出
家人雖破戒墮罪罪畢得解脫如優鉢羅華比丘尼本
生經中說佛在世時此比丘尼得六神通獲阿羅漢果
入貴人舍常讚出家法語諸貴人婦女言姊妹可出家
諸貴婦女言我等少壯容色甚美持戒為難或當破戒
比丘尼言破戒便破但出家問言破戒當墮地獄云何
可破答言墮地獄便墮諸貴婦女笑之言地獄受罪云
何可墮比丘尼言我自憶念本宿世時作戲女著種種

衣服而說雜語或時著比丘尼衣以為戲笑以是因緣
故迦葉佛時作比丘尼自恃貴姓端正心生憍慢而破
禁戒故墮地獄受種種罪受罪畢竟值釋迦牟尼佛出
家得阿羅漢道雖復破戒可得道果復次如佛在祇洹
有一醉婆羅門來到佛所求作比丘佛勅阿難與剃頭
著法衣醉酒既醒驚怖已身忽為比丘即便走去諸比
丘問佛何以聽此醉婆羅門作比丘佛言此婆羅門無
量劫中都無出家心今因醉故暫發微心以此因緣故

後當出家得道如是種種因緣出家之利功德無量以是之故白衣雖有五戒不如出家功德大也又禰寶藏經云昔盧留城有優陀羨王聰明解達有大智慧有一夫人名曰有相端正少雙兼有德行王甚愛敬時彼國法諸為王者不自彈琴爾時夫人在於曲室共王歡戲自恃王寵遣王彈琴自起為儻初舉手時王素善相覩見夫人死相已現計其餘命不過七日王即捨琴慘然長嘆夫人白王受王恩寵敢於曲室求王彈琴自起為

儻用為歡樂有何不適捨琴長歎願王告語王不肯答
慙懃不已王以實答夫人聞之甚懷憂懼即白王言我
聞石室比丘尼若能信心出家一日必得生天我欲出
家願王聽許王愛情重語夫人言至六日頭當聽汝去
不相免意遂至六日至語夫人汝有善心求欲出家若
得生天必來見我我乃聽去作是誓已夫人許可便得
出家受八戒齋即於其日飲石蜜漿腹中絞結至七日
旦即便命終乘是善緣得生天上憶本誓故來詣王所

光明熾盛徧照王宮時王問言汝為是誰天即答言我
是王婦有相天人王喜白言願來就座天答之言我今
觀王臭穢叵近但以先誓故來見王王聞是已心開意
解而自歎言今彼天者本是我婦出家一日便得生天
神志高遠而見鄙賤我今何故而不出家我曾聞說天
一爪甲直一閻浮提地我此一國何足可貪作是語已
捨位與子出家修道得阿羅漢故智度論偈云

孔雀雖有色巖身不如鴻鶴能遠飛白衣雖有富貴力

不如出家功德深

又禱譬喻經云昔者兄弟二人居世富貴資財無量父母終亡無所依仰雖為兄弟志念各異兄好道義弟愛家業其弟見兄不親家業恒嫌恨之共為兄弟父母早終勤念生活反棄家業追逐沙門聽受佛經沙門豈能與汝衣食財寶耶家轉貧困財物日耗人所嗤笑懈廢門戶繼續父母乃為孝耳兄報之曰五戒十善供養三寶以道化親乃為孝耳道俗相反自然之數道之所樂

俗之所惡俗之所珍道之所賤智愚不同謀猶明冥是
故慧人去冥就明以道致真卿今所樂苦惱之偽豈知
苦辛其弟含惠掉頭不信兄見如是便謂弟曰卿貪家
事以財為貴吾好經道以慧為珍今欲捨家歸命福田
計命寄世忽若飛塵無常卒至為罪所纏是故捨世避
危就安弟見兄意志趣道義寂然無報兄則去家而作
沙門夙夜精進坐禪思惟行合經法成道果證弟聞此
言瞋恚更盛弟貪家業未曾為法其後壽終墮於牛中

肥盛甚大賈客買取載鹽販之往還數迴牛遂羸頓不能復前轉增困頓躄卧不起賈人搥打搖頭纔動時兄遊行飛在虛空遙見其弟便謂之曰弟居田宅今為所在而自投身墮牛畜中即以威神照示本命即自識知淚出自責由行不善慳貪嫉妬不信佛法輕慢聖衆不信兄語觝突自用故墮牛中疲頓困劣悔當何逮兄知心念愴然哀傷即為牛主說其本末賈人聞之便以施與即將牛去還至寺中使念三寶飯食隨時其命終盡得

生忉利天時衆賈客各自念言我等治生不能施與不
識道義死亦恐然便共出舍捐其妻子棄所珍玩行作
沙門精進不懈皆亦得道由是觀之世間財寶不益於
人奉敬三尊修身學道世世獲安又付法藏經云昔尊
者羅漢闍夜多將諸弟子詣德义尸羅城到其城已慘
然不悅小復前行路見一鳥欣然微笑弟子白師願說
因緣尊者答曰我初至城於城門下見一鬼子饑急語
我我母入城為我求食與母別來經五百歲饑虛困乏

命將不遠尊者入城若見我母道我辛苦願語早來始
入城便見彼母具說子意鬼母答我吾入城來經五百
歲未曾能得一人涕唾我既新產氣力羸劣設得少唾
諸鬼奪我今值一人過得少唾欲持出城共子分食門
下多有大力鬼神畏不敢出唯願尊者延我出城我即
將出令共子食我即問鬼生來幾時鬼答我言吾見此
城七反成壞我聞鬼言悲歎生死受苦長遠是以慘然
時彼烏者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我

於爾時為長者子欲得出家是時出家必得羅漢父母
不聽強為娣妻既得妻已復求出家父母語我若生一
子乃當相放我尋受教後生一男至年六歲我復欲去
父母教兒求抱我脚啼哭而言父若捨我誰見養活先
當殺兒然後可去我時於子起愛染心即語子言吾為
汝故不復出家由彼兒故從是以來九十一劫流轉五
道未曾得見今以道眼觀見彼烏乃是前子愍其愚癡
久處生死是以微笑以是因緣若復有人障他出家此

人罪報常在惡道受極苦痛無得解脫惡道罪畢若生
人中生盲無目是故智者若見有人欲出家者應勤方
便勸令成就勿作留難又出家功德經云昔佛在世時
佛與阿難入毗舍離城時到乞食有一王子字鞞羅羨
那與諸婁女在高樓上共相娛樂佛聞樂音語阿難言
我知此人却後七日必當命終若不出家或墮地獄阿
難聞已即往教化勸其出家王子聞勸於六日中極意
受樂至第七日求佛出家一日一夜修持淨戒即便命

終生四天王為北天王毗沙門子與諸婁女受五欲樂
極天之壽滿五百歲後生忉利為帝釋子壽千歲次
生炎摩復為王子壽二千歲後生兜率亦為王子壽四
千歲次生化樂為天王子壽八千歲化樂壽盡復生第
六他化自在為天王子與諸婁女所受五欲於下最勝
盡天壽命萬六千歲如是受樂於六欲天往來七返而
無中天一日出家滿二十劫不墮惡道常生天上受福
自然最後人中生富樂家財寶具足壯年已過臨老獸

世出家修道成辟支佛名毗流帝梨廣度天人不可限量以是因緣出家功德無量無邊不可為喻假使羅漢滿四天下若有一人一百歲中盡心供養四事無乏乃至涅槃名為起塔華香瓔珞種種供養所得功德不如有人為求涅槃一日一夜出家持戒之功德也以斯而言出家之法真可尊貴不得以少財色貪著俗事流浪生死自苦其身又中本起經云提婆達多

齊云天熱以其生時人天

等衆心皆驚熱因以名焉

又無性攝論云提婆者

唐云天授亦云天與謂從天乞得故

云天授也又增一阿含經云提婆達多白佛言願聽在道次

佛言汝宜在家分檀惠施夫為沙門實為不易復再三
白佛復告不宜出家提婆便生惡念此沙門懷嫉妬心
我今宜自剃頭善修梵行何用是沙門語為提婆彼犯
五逆罪惡心欲至如來所適下足在地地中有大火風
起生繞提婆身為火所燒便發悔心稱南無佛然不究
竟便入地獄中阿難悲泣言提婆在地獄中為經幾時
佛言經於大劫命終生四天王上展轉至他化自在天

經六十劫不墮三惡趣最後受身成辟支佛名曰南無
由命終之時稱南無故時大目連言我欲至阿鼻獄中
見提婆達多慰勞慶賀佛言阿鼻罪人不解人間音響
目連白言我解六十四音當以此音往語罪人目連如
屈申臂頃至阿鼻獄上虛空中命曰提婆達多獄卒曰
此間亦有拘樓秦佛迦葉佛時提婆達多今命何者目
連曰吾命釋迦文佛叔父兒提婆達多獄卒燒灸彼身
使令覺悟曰汝仰觀空中見大目連坐寶蓮華語目連

曰尊者何由屈此目連曰如來說汝欲害世尊緣入阿
鼻最後成辟支佛號名南無提婆達多聞已歡喜言我
今日以右脅臥阿鼻獄中經歷一劫終無勞倦目連復
問苦痛有增損乎提婆達多報以熱鐵輪鑠我身壞復
以鐵杵吹咀我形有黑暴象蹈蹋我體復有火山來鎮
我面昔者袈裟化為銅鑠極為熾盛今寄頭面禮世尊
足復禮尊者阿難目連即攝神足還世尊所又智度論
云提婆達多弟子名俱迦離謗舍利弗及目犍連命終

墮蓮華地獄中又本起經名衢和離又報恩經云提婆
達多過去久遠不可計劫有佛出世名曰應現佛滅度
後於像法中有一坐禪比丘獨住林中爾時比丘常患
蟣虱即便告虱而作約言我若坐禪汝宜默然隱身寂
住其虱如法於後一時有王蚤來至虱邊問言汝云何
身體肌肉肥盛虱言我所依主人常修禪定教我飲食
時節我如法飲食故所以身體鮮肥蚤言我亦欲修習
其法虱言能爾隨意爾時比丘尋便坐禪爾時王蚤聞

血肉香即便食噉爾時比丘心生苦惱即便脫衣以火
燒之佛言爾時坐禪比丘者今迦葉是爾時上蚤者今
提婆達多是爾時虱者今我身是提婆達多為利養故
毀害於我乃至今日成佛亦為利養出佛身血生入地
獄提婆達多常懷惡心毀害如來若說其事窮劫不盡
又禰寶藏經云佛在迦毗羅衛國入城乞食到弟孫陀
羅難陀舍會值難陀與婦作粧香塗眉間聞佛門中欲
出外看婦共要言出看如來使我額上粧未乾項便還

入來難陀即出見佛作禮取鉢向舍盛食奉佛不為
取過與阿難亦不為取阿難語言汝從誰得鉢還與本
處於是持鉢詣佛至尼拘屢精舍佛即勅剃髮師與難
陀剃髮難陀不肯怒撻而語剃髮人言迦毗羅一切人
民汝今盡可剃其髮耶佛問剃髮者何以不剃答言畏
故不敢為剃佛共阿難自至其邊難陀畏故不敢不剃
雖得剃髮恒欲還家佛常將行不能得去後於一日次
當守房而自歡喜今真得便可還家去待佛衆僧都去

之後我當還家佛入城後作是念言當為汲水令滿澡
瓶然後還歸尋時汲水一瓶適滿一瓶便翻如是經時
不能滿瓶便作是言俱不可滿使諸比丘來還自汲我
今但著瓶屋中而去適即閉門適一扇閉一扇復開適
閉一戶一戶復開更作是念俱不可閉但置而去縱使
失諸比丘衣物我饒財寶足可償之即出僧房而自思
惟佛必從此來我則從彼異道而去佛知其意亦從異
道來遙見佛來至大樹從藏樹神舉樹在虛空中露地

而立佛見難陀將還精舍而問之言汝念婦耶答言實爾即將難陀向阿那波山上又問難陀汝婦端正不答言端正山中有一老瞎獼猴又復問言汝婦孫陀利面首端正何如此獼猴耶難陀懊惱便作念言我婦端正人中少雙佛今何故以我之婦比瞎獼猴佛復將至忉利天上徧詣天宮而共觀看見諸天子與諸天女共相娛樂見一宮中有五百天女無有天子尋來問佛佛言汝自往問難陀往問諸宮殿中盡有天子此中何以獨

無天子耶諸女答言閻浮提內佛弟難陀佛逼使出家
以出家因緣命終當生於此天宮為我天子難陀答言
即我身是便欲即住天女語言我等是天汝今是人人
天路殊且還捨人壽更生此間便可得住便還佛所以
如上事具白世尊佛語難陀汝婦端正何如天女難陀
答言比彼天女如瞎獼猴比於我婦佛將難陀還閻浮
提難陀為欲生天故勤加持戒阿難爾時為說偈言
譬如羯羊鬪將前而更却汝為欲持戒其事亦如是

佛將難陀復至地獄見諸鑊湯悉皆煮人唯見一鑊次
沸空停怪其所以而來問佛佛告之言汝自往問難陀
即往問獄卒言諸鑊盡皆煮治罪人此鑊何故空無所
煮答言閻浮提內有如來弟子名為難陀以出家功德
當得生天以欲罷道因緣之故天壽命終墮此地獄是
故我今吹鑊而待難陀難陀聞已恐怖畏獄卒留即作
是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唯願將我擁護還至閻浮提
內佛語難陀汝能勤持戒修汝天福不難陀答言不用

生天今惟願我不墮此獄佛為說法一七日中成阿羅漢諸比丘歎言世尊出世甚奇甚特佛言非但今日如是乃往過去亦復如是諸比丘云過去亦爾其事云何請為我說佛言昔迦尸國王名曰滿面毗提希國有一姪女端正殊妙爾時二國常相怨疾傍有佞臣向迦尸王歎說彼國有姪女端正世所希少王聞是語心生惑著遣使從索彼國不與重遣使言求暫相見四五日間還當發遣時彼國王約勅姪女汝之姿態所有技藝精好

悉具足備使迎尸王惑著於汝須臾之間不能遠離即遣令去經四五日尋復喚言欲設大祀須得此女暫還放來後當更遣時迎尸王即遣婦還大祀已訖遣使還索答言明日當遣既至明日亦復不遣如是妄語經歷多日王心惑著單將數人欲往彼國諸臣勸諫不肯受用時仙人山中有獼猴王聰明博達多有所知其婦適死取一雌獼猴諸獼猴衆皆共瞋呵責此雌獼猴衆所共有何緣獨當時獼猴王將雌獼猴走向迎尸國投於

王所諸獼猴衆皆共追逐既到城內發屋壞牆不可料
理迦尸國王語獼猴王言汝今何不以雌獼猴還諸獼
猴獼猴王言我婦死去更復無婦王今云何欲使我歸
王語之言汝獼猴破亂我國那得不歸獼猴王言此事
不好耶王答言不好如是再三王故言不好獼猴王言
汝宮中有八萬四千夫人汝不愛樂欲至敵國追逐姪
女我今無婦唯取此一汝言不好一切萬姓視汝而活
為一姪女云何捐棄國事大王當知姪欲之事樂少苦

多猶如逆風而熱熾炬愚者不放必見燒害欲為不淨
如彼屎聚欲現外相薄皮所覆欲無反復如屎塗毒蛇
欲如怨賊詐親附人欲如假借必當還歸欲為可惡如
廁生華欲如疥瘡而向於火把之轉劇欲如狗齧枯骨
涎唾共合謂為有味脣齒破盡不知馱足欲如渴人飲
於鹹水愈增其渴欲如段肉衆鳥競逐欲如魚戰貪味
至死其患甚大爾時獼猴王者我身是也爾時王者難
陀是也爾時婬女者孫陀利是也我於爾時欲淤泥中

拔出難陀今亦拔其生死之苦未曾有經云羅睺羅年

至九歲出家為沙彌王勅豪族諸公王子五十人隨逐

羅睺悉皆出家舍利弗為和尚大目犍連作阿闍梨與

授十戒羅睺母耶輸陀羅為太子婦未滿三年即捨出

家

自餘弟子事廣繁多不可具述且逐要略疏三五也

沙彌者耶舍傳云

隋云勞之小者

以修道為勞也又翻息慈謂息世染之情以慈濟萬物也又創佛法俗情猶存須息惡行慈也

又增一

阿含經云佛告諸比丘有四姓出家者無復本姓但言

沙門釋迦子所以然者生由我生成由法成其猶四大

海皆從阿耨泉出又彌沙塞律云汝等比丘禰類出家

皆捨本姓稱釋子沙門

沙門者息惡也

又長阿含經云彌勒出

世諸比丘弟子等亦皆稱慈子如我今弟子稱為釋子

彌勒者姓也此云慈氏

觀大覺俯應跡均俗典所以肩裔繼哲姻

婭重疊并緣發曠劫故能翼讚靈化又四河入溟俱名

為海四族歸道并號曰釋可謂總彼殊源同乎一味者

矣頌曰

宿祐因熟今蒙出度棄俗遺塵超然欣悟慧在恬虛妙

不以數感時會道絕羈纏務精勤慕學服茲世露功業
弗墜感聖嘉護肅肅靈儀依依神步彼我無他法侶相
遇

感應緣

略引
五驗

宋沙門智巖

宋沙門求那跋摩

宋尼釋曇輝

宋居士趙習

宋東官侖二女

宋京師枳園寺有釋智嚴西涼州人弱冠出家便以精勤著名遊歷西國誥受禪法博通經論罕所希類還於西域所得經論未及譯寫到宋元嘉四年乃共寶雲等譯出不受別請分衛自資道化靈感幽顯眼有見鬼者云見西州太社間鬼相語云嚴公至當辟易此人未之解俄而嚴至聊問姓字果稱智嚴默而識之密加禮異儀同蘭陵蕭思話婦劉氏疾病恒見鬼來呼可駭畏時

迎嚴說法嚴始到外堂劉氏便見羣鬼迸散嚴既進為
夫人說經疾以之瘳因稟五戒一門宗奉嚴清素寡欲
隨受隨施少而遊方更無滯著稟性冲退不自陳敘故
雖多美行世無得而盡傳嚴昔未出家時嘗受五戒有
所虧犯後入道受具常疑不得戒每以為懼積年禪觀
而不能自了遂更汎海重到天竺諮諸明達羅漢比丘
具以事問羅漢不敢判決乃為嚴入定往兜率宮諮彌
勒彌勒答云得戒嚴大喜於是步歸至剎宿無疾而死

時年七十有八彼國凡聖燒身各處嚴雖戒操高明而
實行未辯始移屍向凡僧墓地而屍重不起改向聖墓
則飄然自輕嚴弟子智明智遠故從西來報此徵瑞俱
還外國以此推嚴信是得道也但未知果向中間深淺
耳

宋京師祇洹寺有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本是刹利種
累世為王治在罽賓國機辯雋達深有遠度仁愛汎博
崇德務善以宋元嘉八年正月達于建業文帝引見勞

問應憇因又言曰弟子常欲持齋不殺迫以身殉不獲從志法師既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修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尅己苦躬將何為用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不夭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持不殺戒亦衆矣寧在闕半日之滄全一禽之命然

後方為弘濟耶帝乃撫几歎曰夫俗人迷於遠理沙門
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虛說滯近教者則拘戀篇
章至如法師所言真謂開悟明達可與言論天人之際
矣乃勅住祇洹寺供給隆厚王公英彥莫不宗奉大翻
經論具存高僧傳并文義詳允胡漢弗差時影福寺尼
慧果淨音等共請跋摩云去六年有師子國八尼至京
云宋地先未經有尼那得二衆受戒恐戒品不全跋摩
云戒法本在大僧衆發設不奉事無妨得戒如愛道之

緣諸尼又恐年月不滿苦欲更受跋摩稱云善哉苟欲
增明甚助隨喜但西國尼年臘未登又人不滿且令學
宋語別因西域居士更請外國尼來足滿十數其年夏
在定林下寺安居時有信者採華布席唯跋摩所坐華
采更鮮衆咸崇以聖禮夏竟還祇洹其年九月二十八
日中食未畢先起還問其弟子後至奄然已終春秋六
十有五既終之後即扶坐繩牀顏貌不異似若入定道
俗赴者千有餘人并聞香氣芬烈咸見一物狀若龍虵

可長一疋許起於屍側直上衝天莫能詔者以香薪鬻
維香油灌之五色焰起氤氳麗空四部羣集哀聲慟天

悲泣望斷不能自勝

有二驗出梁
高僧傳錄

宋尼釋曇輝蜀郡成都人也本姓青陽名白玉年七歲
便樂坐禪每坐輒得境界意未自了亦謂是夢耳曾與
姊共寢夜中入定姊於屏風角得之身如木石亦無氣
息姊大驚怪喚告家人互共抱扶至曉不覺奔問巫覡
皆言鬼神所憑至年十一有外國禪師曇良耶舍者來

入蜀輝請諮所見耶舍者以輝禪既有分欲勸化令出家時輝將嫁已有定日法育未展聞說其家潛迎還寺家既知將逼嫁之輝遂不肯行深立言誓若我道心不遂被限逼者便當投火飼虎棄除穢形願十方諸佛證見至心刺史甄法崇信尚正法聞輝志業迎與相見并石綱佐及有懷沙門互加難問輝敷演無屈坐者難之崇乃許離夫家聽其入道元嘉十九年臨川康王延致

廣陵

時宋淮南趙習元嘉二十年為衛軍府佐疾病經時憂必不濟恒至心歸佛夜夢一人形貌秀異若神人者自屋梁上以小囊物及剃刀授習云服此藥用此刀病必即愈習既驚覺果得刀藥焉登即服藥疾除出家名僧秀年逾八十乃亡

宋元嘉元年東宮命二女姊十歲妹九歲里越愚蒙未知經法忽其年二月八日并失所在三日而歸麤說見佛至九月十五日又失一旬還作外國語誦經胡書見

西域僧便相開解明年正月十五日又失在田作人見
從風上天父母哀哭求禱鬼神經月乃返剃頭為尼被
服法衣持髮而歸自說見佛及比丘尼曰汝宿緣為我
弟子手摩頭髮便落與其法名大曰法緣小曰法綵遣
還曰可作精舍當與經法既達家即除鬼坐立精舍旦
夕禮誦每見五色光流汎峯嶺自此容止音調詮正有
法上京風規不能過也刺史韋朗孔默等皆迎敬異云

云

右此三驗
出冥祥記

慚愧篇第十四

述意部

夫三世輪轉六道旋環若有一片神明無不經歷多處
既其稟生無定有智有愚受性不同為善為惡為善故
有慚有愧為惡故無慚無愧但凡夫之法相惑居懷若
未得治道斷除理應日夜勵已策修慚愧冥空辭謝幽
顯從來無智不識至真致使煩惱森然結漏繁擁冀藉
一善消除萬累排蕩重昏豁然清淨是故大聖慇懃制

諸道俗深慚應供橫受福田之名仰愧沙門虛當乞士
之號進無菩薩兼濟之能退乏聲聞自調之德玷辱師
僧孤負檀越不堪行國王之地無以報父母之恩事等
破瓶義同焦種亦如多羅既斷寧可重生耕石已離終
無還合鬼恒掃迹唱是惡人如來勅言非我弟子不能
為世福田豈可勝他禮拜近障人天遠妨聖道如斯罪
累何可言陳在道尚然居俗寧救是以一失人身動經
累劫再逢服本還同遇未今當以慚愧水洗浴識塵執

發露刀割覆藏網仰愧先賢深慚後德盡誠懺謝徹窮
來際見一切凡聖敬同佛想自勒已心卑如賤想所有
諸過不起一念私隱之心所有諸善常生修學之意麤
陳此心是名慚愧也

引證部

如涅槃經云有二白法能救眾生一慚二愧慚者自不
作惡愧者不教他造慚者內自羞恥愧者發露向人慚
者羞人愧者羞天是名慚愧有慚愧故則能恭敬父母

師長一切道俗人及非人便能敬重三寶滅諸惡業又
迦延論云何名無慚答曰可慚不慚可避不避不善恭
敬不善往來此謂無慚云何名無愧可羞不羞可畏不
畏惡事不畏故稱無愧又不善往來名無慚惡事不見
畏稱無愧翻此前名故云慚愧又新婆沙論云世間有
情見無慚者言是無愧見無愧者言是無慚則謂此二
其體是一今欲顯示性相差別令彼疑者得決定解問
無慚無愧有何差別答於自在者無怖畏轉是無慚於

諸罪中不見怖畏是無愧復不恭敬是無慚不怖畏是
無愧復不厭賤煩惱是無慚不厭賤惡行是無愧復作
惡不自顧是無慚作惡不顧他是無愧復作惡不自羞
是無慚作惡不恥他是無愧復作惡不羞恥是無慚作
惡而傲逸是無愧復獨一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對他
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對少人造罪而不羞恥是
無慚若對衆人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對惡趣有
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善趣有情造罪而不羞

恥是無愧復若對愚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智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對卑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尊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對在家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出家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對親教軌範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對非親教軌範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作惡時不羞天者是無慚若作惡時不恥人者是無愧復若於諸惡因不能訶毀是無慚於諸惡果不能馱怖是無愧復貪

等流是無慚於癡等流是無愧是謂無慚無愧差別如是二法唯欲界繫唯是不善一切不善心心所法皆徧

相應唯除自性

各翻前惡是名慚愧

又瑜伽論云云何無慚無愧

謂觀於自他無所羞恥故思毀犯犯已不能如法出離好為種種鬪訟違諍是名無慚無愧也又遺教經云慚如鐵鈎能制人非法是故比丘常當慚愧無得暫替若離慚愧則失諸功德有愧之人則有善法若無愧者與諸禽獸無相異也又智度論偈云

入道慚愧人持鉢福衆生云何縱欲塵沈沒於五情著
鎧持刀杖見敵而退走如是怯弱人舉世所輕賤比丘
為乞士除髮著袈裟五情馬所制取笑亦如是又如豪
貴人衣服以嚴身而行乞衣食取笑於衆人比丘除飾
好毀形以攝心而更求欲樂取笑亦如是已捨五欲樂
棄之而不顧如何還欲得如愚自食吐如是貪欲人不
知觀本願亦不識好醜狂醉於渴愛慚愧尊重法一切
皆已棄賢智所不親愚癡所愛近諸欲求時苦得之多

怖畏失時懷愁惱一切無樂處諸欲患如是以何當捨
之得福禪定樂則不為所欺欲樂著無厭以何能滅除
若得不淨觀此心自然無

又正法念經云若破戒多欲而行惡法實非沙門自稱
沙門猶如野干著師子皮如虛偽寶內空無物又莊嚴
論偈云

既著壞色衣應當修善法斯服宜善寂恒思自調柔云
何著是服豎眼張其目蹙眉復聚頰而起瞋恚相瞋恚

於出家不應所住處嫌恨如屠枷瞋乃是恐怖輕賤之
屋宅醜陋之種子麤惡語之伴燒意林猛火示惡道之
業鬪諍怨害門惡名稱牀褥暴速作惡本應當自觀察
出家之標相心與相應為不相應耶比丘之法者從
他乞自活云何食信施而生重瞋恚他食在腹中云何
生瞋恚而為於信施之所消滅耶此身不清淨九孔恒
流汗臭穢甚可惡乃是衆苦器是身極鄙陋癰瘡之所
聚若共振觸時生於大苦惱身如彼箭的有的箭即中

有身衆苦加無身則無苦蚊虻蠅毒蟲皆能螫殺人應當勤精進遠離於此身

故知上來所錄若道若俗常須作意正念現前不得微解少法便起慢心不生慚愧如四果人等雖不可受總報別報猶受故賢愚經云如鴛崛魔羅由殺九百九十人雖值佛成羅漢居在房中地獄之火從毛孔出極患苦痛何況外凡未起對治隨造一業決定墮三惡道但人身難得遇惡因緣則便易失以惡多善少一日之

中罪念百千善念無一又淨度三昧經云罪福相累重
數分明後當受罪福之報一一不失一念受一身善念
受天上人中身惡念受三惡道身百念受百身千念千
身一日一夜種生死根後當受八億五十萬禰類之身
百年之中種後世哉甚為難數魂神逐種受形徧三千
大千刹土體骨皮毛徧大千刹土地間無空處又菩薩
處胎經偈云

吾從無數劫往來生死道捨身復受身不離胞胎法計

金少... 卷三十一
我所經歷記一不說餘純作白狗形積骨億須彌以利
針地種無不值我體何況裸色狗其數不可量吾故攝
其心不貪著放逸

又提謂經云如有一人在須彌山上以纖縷下之一人
在下持針迎之中有旋嵐猛風吹縷難入針孔人身難
得甚過於是又菩薩處胎經世尊說偈云

盲龜浮木孔時時猶可值人一失命根億劫復難是海
水深廣大三百三十六一針投海中求之尚可得一失

人身命難得過於是

又大莊嚴論偈云

離諸難亦難生於人間難既得離諸難應當常精進

我昔聞有一小兒經中說龜值浮木孔其事甚難時此小兒故穿一板作孔受頭擲著池中自入池中低頭舉頭欲望入孔水漂板故不可得值即自思惟極生厭惡人身難得佛以大海為喻浮木孔小盲龜無眼百年一出實難可值我今池小其板孔大復有兩眼日百出頭

猶不能值況彼盲龜而當得值即為說偈云

巨海極廣大浮木孔復小百年而一出得值甚為難我
今池水小浮木孔極大數數自出頭不能值木孔盲龜
遇浮木相值甚為難惡道復人身難值亦如是我今值
人身應當不放逸恒沙等諸佛未曾得值遇今日得諮
受十力世尊言佛所說妙法我必當修行若能善修習
濟拔極為大非他作已得是故自精勤若墮八難處云
何可得離世間業隨逐墜墮於惡道我今當逃避得出

三有獄若不出此獄云何得解脫畜生道若干歷劫極
久長地獄及餓鬼黑闇苦惱深我若不勤修云何而得
離險難諸惡道今日得人身不盡苦邊際不離三有獄
應當勤方便必離三有獄今我求出家必使得解脫

又罪業報應經偈云

水流不常滿火盛不久然日出須臾沒月滿已復缺尊
榮豪貴者無常復過是

故知人身難遇易失以易失故不須生著當知人身念

念近死如牽猪羊詣於屠所故涅槃經云觀是壽命常
為無量怨讎所遶念念損減無有增長猶如暴水不得
停住亦如朝露勢不久停如囚趣市步步近死又摩耶
經偈云

譬如梅陀羅驅牛就屠所步步近死地人命庶過是
自大聖已還體未圓明雖復分證無生猶為三相遷流
沉於凡愚理隔淨境善惡襍糅明白未分豈能免玷累
之愆愛染之失今聞出家入道之美不得便言無惡聞

白衣在家之過不得都無其善若內修其行則如出家之美若內乖其信徒為剪落在家之人有諸眷屬公私擾擾資待所須尚不應慳沙門淨行塊然獨立止須三衣六物極至百一供身自外妨緣何須蓄積經律具訶明在聖教若慳怯法財不惠愚貧智積不成便失聖胎乃至小罪猶懷大懼常應謙肅恭敬大小不得自大輕慢前人若具犯大罪廣蓄田宅過分貯積勤營俗事此等極惡何須述之今且畧論中下之人薄學淺識謂智

過人起大憍慢放誕形容陵蔑一切籠罩天地踞踞師
長之前叱吒尊人之側道本和合恭順為僧既心形乖
反豈成僧寶也或有專讀外典歌詠琴碁諷誦詩書徒
消日月內教法藥救生為急文奧理深辭華祕博能解
一句演無量義新舊經論卷軸數千曾不窺檢一句之
義外書不急之事日夜勤學若恐白衣笑我無知不學
世典者何如俗人問我經義不能答耶居內不閑於外
未足可羞在內不解於內恥辱彌甚良由時將末法人

命轉促無常交臂朝不謀夕恐一入幽塗累劫難出再
遇佛法想見無由雖有經律許一分學外為伏外道此
為上品聰叡者說先諳於內兼令知外譏辯鋒芒出言
關典內外博究堪為師匠得如經說為伏外道今自量
身觸事無能神識常閉愚慙恒開自救無聊何能利物
色香不通何辯菽麥願自私退省已為學故涅槃經云
佛語諸比丘出家之人應修慧學尋究經典不得披讀
外道典籍路伽耶等常處山澤空閑靜室修禪禮誦斷

邪顯正是汝所宗又叔迦經中說叔迦婆羅門子白佛
言在家白衣能修福德善根勝出家者是事云何佛言
我於此中不定答出家或有不修善根則不如在家在
家能修則勝出家又三千威儀云出家人所作業務者
一者坐禪二者誦經法三者勸化衆事若具足作三業
者是應出家人法若不行者徒生徒死唯有受罪之因
又百喻經云昔有一人事須火用及以冷水即便宿火
以澡罐盛水置於火上後欲取火而火都滅欲取冷水

而水復熱火及冷水二事俱失世間之人入佛法中出家求道既得出家還念妻子五欲之樂由是之故失其功德之火兼失持戒之水念欲之人亦復如是又涅槃經佛言我涅槃後有聲聞弟子愚癡破戒喜生鬪諍捨十二部經讀誦種種外道典籍文頌手筆受畜一切不淨之物言是佛聽如是之人以好栴檀貿易瓦木以金易鎗石以銀易白鐵以絹易氈褐以甘露易於惡毒又遺教經云晝則勤心修習善法無令失時初夜後夜亦勿

有廢中夜誦經以自消息無以睡眠因緣令一生空過
無所得也依是行道可得四沙門果乃至菩提如是行
者堪為師範真良福田得消信施又婆沙論云如人觀
日眼不明淨外道書論思求之時使慧眼不淨如人觀
月眼則明淨佛法經論思求之時令慧眼明淨若思求
外俗如玆獼猴唯出不淨若思求佛法如鍊真金多鍊
多淨又菩薩善戒經云菩薩不讀不誦如來正經讀誦
世典文頌書疏者得罪不犯者若為論義破於邪見若

二分佛經一分外書何以故為知外典是虛妄法佛法
真實故為知世事故不為世人所輕慢故以此文證佛
法學人若一廢內尋外則便得罪闕理行唯可暫習

為伏外道還須歇離進修內業務令增勝若偏耽著則
壞正法故地持論云若菩薩於佛所說棄捨不學及習
外道邪論世俗經典是名為犯衆多犯是犯染汙起若
上聰明人能速受學得不動智於日月中常以二分受
學佛法一分外典是名不犯若於世典外道邪教愛樂

不捨不作棄想是名為犯衆多犯是犯染汙起頌曰
冬狐狸豐毳春蠶緒輕絲形骸翻為阻心識還自欺齧
亂歌鼓腹平生少年時驅車追俠客酌酒弄妖姬但念
目前好安知後世悲惕然一以愧永與情愛辭願識真
妄本染淨自分離羞慚滯五蓋焉知同四依

法苑珠林卷三十一